

以下所用纪事月份，皆从农历。

七月用

太公是我的远房亲戚，他是我父亲的外公的堂兄弟。我们邻墙而居。太公1900年生，读过私塾，端肃持重，不苟言笑。常在院子里握卷读书，花叶落满一身，光斑洒满一身，鸟鸣溅湿一身，他兀自不觉。

一个七月，天凉得紧，桂花早早开了。太公在桂树下写小楷，花一朵一朵地落在纸上、墨上，犹如洒金。我在周家大屋哭得厉害。医生来了又走了，老太叫来了神婆，神婆也是转身就走。母亲不要活了。太公犹疑了一番，还是出了院子，走进我家。一众人自动闪开，都满脸忧戚地看着太公，安静下来。

太公一句句问，母亲一句句答。太公听完摇头，说：怪力乱神，妇人之见！他在我肚子上来来回回地揉捏，站起身，说，拿粪桶来，拿皂头来。稔子不能多吃，吃多了便硬成羊屎蛋。

稔子我是两天前吃的，已经三天没有排便了。

稔子是野果，学名桃金娘。春来叶子密密匝匝的，夏初开玫瑰红色的花朵，在绿意森然的故乡山陵中，很是艳丽。花落结果，果形特像微型的炮弹。像大多数果实一样，起初青绿，接着青红，再青黄，然后紫红、紫黑。紫黑色的稔子撕掉外皮，里面果肉紫红，甜中微酸，回味无穷。

一日我趴在墙头，看太公吟诵文章。他发现了，招呼我过去。他拿出一本画着花草草的书，指着其中一个金盏状的果实说：“这就是稔子。你要读书。”我很畏惧，不敢说它画得不像。他却不再理我，翻起书来。满头白发根根银亮。

“六月六，稔子慢慢熟；七月七，稔子熟到甩。”1993年八月，太公往生，我不在小村，未能送他，母亲因此很是遗憾。此后年年，稔子依然七月熟到甩，太公却看不到了，尝不到了。记得太公在世时，年年都会托付我摘来稔子给他。他一边眯着眼吃，一边说：“阿源，稔子能治拉稀呢！”见我讶异，他说：“世上的事，不能简单地说好说坏啊！”

每到秋七月，我总会念起这句“熟到甩”，酸甜的浆液甩出来，溅到梦里，溅到唇上，还有多少童年的伙伴，会味蕾上一甜，心里头

一酸？

八月炸

朋友说要给我带八月炸，初时迷惑，继而便想起来了，不就是“狗腰子”么？不就是“野香蕉”么？

2019年国庆期间，我去池州，在街上看到一个个弯如香蕉，紫红如紫薯的物事，便拍了下来，发给池州的朋友老余，问是何物。老余良久方回，却问非所问：你在池州？在哪？怎么不事先跟我说？我只好老实回答。他说，定位发给我，别动，就在那待着。我只好待在卖山货的老头旁边，与他闲谈。

这是狗腰子。

哈，真像！

又叫野香蕉。

哈，可不就是！

又叫八月炸。

为啥？

你买几个，又不贵，我炸给你看。

我买了十个，准备带回去显摆。十个才十二块钱。

他拿出笨拙的弯刀，竖着划一刀，“啪”的一声。

听到了？

哈，听到了，这就是炸？

不是炸是什么？

可不就是炸！

我们都笑了。但见果肉雪白，体型曼妙，酷似香蕉。

吃一口？

直接吃？

他点头。我咬下去，立马止住。再看咬破处，乌泱泱的全是黑籽，我嘴里也是一嘴的籽，吃不到果肉。就是吃籽吗？籽能吃？我问。能，他答。又说还能晒干炒着吃，还能泡茶喝，还能榨油，还能降血糖、降血脂。他又认真地看了看我，认真地说，还能美容养颜。这老头！

我等了四个小时，等到太阳落山了。老头一个都没卖掉，气呼呼地走了。我气呼呼地给老余发信息，他不停地说“到了就到了，稍等”。

天擦黑时，老余到了，带着两车人。都下来了，都笑哈哈地过来招呼，然后一股脑上车，直奔饭店而去。车上，老余埋怨我咋不跟他说，我气鼓鼓地说他就误了我一个下午，人生能有几个清闲的下午？他嘻嘻哈哈地岔开话题，问我八月炸味道如何？我说就是一点甜味，籽多事多浪费时间烦人。他又打哈哈说，你天生一副好肠胃，有的人吃八月炸，直接炸晕了，醉醺醺的。

喝酒时，老余的一个朋友找我炸罍子。我以饮少辄

R

月光城 随笔

人间野果

董改正

醉推辞，他端着酒杯转身对着老余，你这个死老余，把我们带到铜陵，说是要见好朋友，结果还没逛就赶回来了，一天八个小时就耗在来回堵车上了。你朋友不能炸，你陪我炸一个！

我就是老余铜陵的朋友。我端起酒杯，一口喝光了杯中酒，然后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。晚上醒来，听见老余在邻床咳嗽，听见雨在淅淅沥沥地下。我起来喝水，他醒了，起身开灯，问我怎么样。我说，给你炸得醉醺醺的了。他听懂了，嘿嘿地笑。

他说：“七月杨桃八月炸，九月毛栗笑哈哈。九月你还来！”我关了灯，雨声就更大了。我们说着说着，他忽然就打起了呼噜。

夜太静了，声音和气味都澄明起来。八月炸的甜香就一直飘到了我的梦里，一直漫散到今天。

九月笑

八月石榴开口笑，九月毛栗笑哈哈。

一到九月，山里的野果几乎都熟了。其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山里红，其次才是毛栗子。它们成熟都得到仲秋之后。每日放学回来，就盼着母亲挑着一担暮色停驻在屋厦，当她从扁担下钻出来后，便笑盈盈地看着我，从柴火里翻出一布袋野果，其中必有山里红，而毛栗则掖在另一处。

毛栗的名字取得不好，应该叫“刺栗子”。刚出生的时候，还有点“毛”的意思，小风吹两天，嫩绿的“毛”就淡绿了，给阳光照得透明，莹莹的。不几日就深绿了，根根绿得皱眉瞪眼的，扎手了。它开不开花？我不知道。等到秋真的凉了，草叶上拉丝一般缀着露水，我知道它们熟了，打柴的母亲，每天都会带一些回来，多或少取决于她的所遇。

母亲是连枝一起砍的，我还得将它们从枝上摘下，用剪刀剥开——这是较文明的做法。我通常是在石头上将毛栗蒲敲打下来，然后用鞋底轻轻踩上，碾压揉搓，将栗刺搓得丢盔卸甲，让栗蒲破防，这才于乱刺中取栗——橘瓣一般排列整齐的栗子，早已歪歪倒倒溃不成军。这时候的栗子大多是嫩的，壳一剥丢入嘴里，“咕吱”“咕吱”乱嚼一番，脆，香，些许甜味，异于日常。

这时候，多半小姨就来

了，她来打栗子。她常常天亮之前吃完饭，带好干粮，带上打掌子的手套，磨得发亮的剪刀，挑上一对箩筐。水不用带，直接喝山泉。小姨晃荡箩筐的样子很美。我喜欢小姨，小姨也疼我，她教我把栗子晒两天，晚上过点星露，白天吹点小风。我听了她的。居然晒软了，咬下去，韧，甜，绵软。那是母亲用水焐不出来、用火炒不出来的味道。小姨见我吃得愣怔，笑弯了腰，说，你这个傻愣子！

毛栗开口笑，要到九月中旬了。这时候的栗子已经通身黄色，刺已坚硬如铁，顶端多开了两道交叉成十字形的口子，真像笑的模样。是物理原因，还是化学原因，抑或是万物皆有欢喜，原本不需要我们修辞，它们就那么开心地笑了？我不知道。又何必知道呢？要知道，这时候的栗子树下，铺满金色树叶的地上，洒落着一粒粒紫檀色的栗子，每一粒都滚圆饱满，都甜中带粉，炒出来，啪的一声，就像一声脆笑，香喷得鼻子接不住！

有一年的某个秋日傍晚，母亲迟迟未回，便到山脚下迎她。我躺在夕阳晒暖的大石上，曲肱而枕，不由沉沉睡去，睁眼便看到母亲俯身下来的笑脸。很多年后，小姨从她出嫁的村庄出发，穿山越岭，一路采栗子，夕阳满山时，到了我的村庄。我在路口劈面遇见，疑真疑幻，呆立原地。小姨放下装满毛栗的担子，一把搂住我，揉着我乱糟糟的头发，嗔道，还是个傻子！

还有一年的深秋，我一个人去了小孤山，夕阳西坠，满山树影。我在一棵高大的栗树下遇见了一只松鼠。那是一只金色的松鼠，那是一片金色的草地，上面落满了紫檀色的栗子，还在继续落着。它呆呆地看着我，手上捧着一颗栗子，眼中含着笑意。我呆呆地看着它，手上捧着一捧栗子，眼中定然也如此。我们都失神了，都不是自己了，都成为造物者最初的孩子了。它先我回神，哧溜上了树，又停下来看我，又上几步，又停下来回头看我，像是在笑。那一刻我恍惚就要化身松鼠，与它一起跃上树端。是母亲的喊声唤回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记得它的笑容，记得那个恍惚的时刻。如果我变身松鼠，现在是不是过得更好一些？